

負相思

之
FUXIANGSI
ZHI
GURENGE
故人歌

贾童
●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贾童●著

负相思



FUXIANGSI
ZHI
GURENGE
故人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酷语(第三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吴日珊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 - 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60 字 数：40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204 - 06802 - 5/I · 1200

定 价：380.00 元(全 2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着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海市蜃楼》

第一卷

目录

第一章 无情画舸	004
第二章 五侯府	013
第三章 赤炎金猊	018
第四章 檀樱秋娘	028
第五章 观棋君子	042
第六章 块微钩沉	050
第七章 海市蜃楼	067
第八章 天姥怪客	076
第九章 半醉半醒	082
第十章 相为谋	087
第十一章 峰回路转	094
吐着血写的后记	099



《盛世烟花》

第二卷

楔子 烟花夜	102
第一章 悦意错	104
第二章 玄歌战	111
第三章 此生约	121
第四章 艳伏箫	136
第五章 对敌思	144
第六章 情之至	153
第七章 殇成局	166
第八章 雪中客	174
第九章 尘世离	183
第十章 一生孤	193
后记	204



《乱红》

第三卷



第一章 锦囊 206

第二章 锦蓝 211

第三章 夜闻落雪 217

第四章 初展头角 224

第五章 劫狱 234

第六章 浊流 242

第七章 锦国 251

第八章 锦隆 259

第九章 扶灵 268

第十章 血祭 276

第十一章 乱红 286

一两乱七八糟之读后感 293



前言

这篇前言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外乎一个疑惑，怎么会想起来写武侠呢？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我就相信武侠这东西绝非剽悍的我所擅长，然而在现实中能够一下子把我杀倒的音乐和文字总是跟武侠相关。照理说我该是个很现实的人，一写东西就会去注意和描写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琐碎细节，可我不清为什么每年都会挑时间跑出去旅游，为了躲开这些眼见手触天天浸泡其中的日子。去西安泡秦汉古迹和博物馆，去四川各大风景区游荡，去看大片的竹海和名山，最近还和好朋友步光合买了缝纫机，两个人一套接一套地自己设计缝制古装。

我骨子里一直有浓重的武侠情结却不敢去写，签约花雨以来也只有很生硬的两篇而已。原因一喜欢归喜欢，读书时古文和历史向来不用心学，唯恐写出连自己都不肯承认的烂东西，原因二则是花雨写武侠的作者很多珠玉在前，藤萍、叶迷、纳兰等，都是个中行家，一两江湖也很帅。班门弄斧，我还是缩角落里一边玩去吧。

十岁以前我生活的地方有竹林，瀑布，石径，白玉兰，芦苇，菜地和古老的墓，还有一条我老想着要练好绝世轻功然后踏水越过的大河，因为要去对岸得走很远才能看到桥。

十岁以后我迁居的城市是个文化古地，江南金陵，才子艳妓，风流史话；我住的城区又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一部分，夫子庙，秦淮河，天下文枢差不多是每天散步必经之路，大明王府则是一个星期去四次的后花园。

三月底，樱洲的樱花开了，我和步光赶紧从布料市场买回雪纺，工作之余熬了几夜赶出一红一白两套古装，只为赶上樱花那短得可怜的花期。昨日花如雪，今日雪如花，山樱似美人，红颜易消歇。运气还不错，抱着衣服跑过去的那个星期三下午，太阳很好，樱花也很好，一大片一大片在枝头开得像云，风

吹落花又像雪，我透着相机镜头好像看到我们正在盛放又那样容易凋谢的青春年华，所有看过照片的朋友不外乎两个反应：“我们也要做这样的衣服！”和“你们真风雅啊，只要想到的事情就真的去做。”

樱花谢了桃花开，在它们之后还有绣球海棠和牡丹继续装点春色。不亲眼看到不会感叹，真是刹那芳华，所以想到又想做的事就不该罢休，哪怕只是试一试。

负相思是我的江湖（我不能学一两来一个贾童江湖——虽然我很想这么干），也是故乡那片竹林和这座脂粉金陵城的倒影——梦幻到最后终于还是露出了现实的嘴脸啊，开始做旅游广告了吗——可是这么现成又风花雪月的背景不用太浪费了嘛，身在古都不怀古会被雷劈，不过话说回来，记得找我当导游哦，笑。贾童敬上。



負相思



之
FUXIANGSI
ZHI
GURENGE
故人歌



海市蜃楼



第一卷

第一章 无情画舸

灰鹰的翅膀划破苍穹，托着它在滑翔中保持平衡。越过崇山峻岭，将锦绣如画的万里山河尽纳眼底，灰鹰扑翅，向着江河中心某一点俯冲下去。

笼罩着诡异莫测淡雾的江面上，突然亮起一盏华美宫灯，接着，又一盏，再一盏……转眼之间，江边灯火流转，金碧辉煌，悦耳柔媚却又不失清丽脱俗的箏乐随风飘送，炫人耳目，好一个靡靡人间，好一个琉璃世界。

一只手臂伸出，锦缎袍袖立刻被江风吹得鼓涨起来。灰鹰振翅，轻车熟路地降落在那只手臂上。

从鹰腿上解下黑色信筒，展开素笺看罢，任东篱微微翘起嘴角，五指合拢时，婢女翠绡捧着香炉走出来。

“公子，信上写什么？”

翠绡既然出来，红袂必定如影随形。相比起翠绡的娴静柔雅，红袂简直就是与她完全相反的心直口快的模板。

手臂一抬，让灰鹰再度腾空。任东篱半侧脸，笑道：“启程，回飞观。”

“要回去了？这样也好，公子你在外面晃的时间实在够久了。”

红袂将洗手的铜盆搁在案台上，拿起素巾浸入水中轻轻绞搓，“不过，飞观内近期既没有人过生日，也没人成亲，这么急匆匆的所为何事呢？”

翠绡嗅笑着自红袂手中夺过拧干的素巾，“公子心中有数，咱们不该妄加猜测。”

任东篱松开手，由着指间散碎纸屑尽数被风吹上半空，不留只字片语，笑着接过素巾，细细将手指一根根擦拭。

“信中没有明说，不过应该跟意料中相差不远。”

“与观棋君子有关吧？”红袂试探着问一句，下半截话头被翠绡的眼神制止了。

“无妨，红袂丫头说得对。”任东篱笑道，“我这辈子恐怕都跟这个人脱





不开关系，唉，这么说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略带调侃的语气，让红袂翠绡在相视中皱眉。

“公子啊，我们是邪，人家观棋君子是武林盟主，我早说过不要跟他交往太频繁，现在老爷终于怪罪下来了，看你怎么招架。”红袂半赌气半哀怨地说。

“还不一定是怪罪呢。”任东篱端坐案台，手掌轻轻覆盖弦上，那些箏柱竟像活了似的，自动移走换位，宛如一排会变换队形的南下秋雁。

曲调霎时一改，成了《菩萨蛮》。

“哀箏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弹到断肠时，春山黛眉低。”

红袂很不解地看了一眼翠绡，后者笑着解释道：“公子的意思是，王爷不一定认为和观棋君子相交是坏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了解对手的实力，做到知己知彼，也不失为一条省时省力的捷径。”

任东篱抬手按住颤动的琴弦，勾了勾翠绡下颌，“知吾者唯有翠绡，红袂丫头，你得多学着点。”

红袂嘟嘟嘴，赶紧问：“那公子是打算将计就计，隐瞒身份加入正道吗？”

任东篱微微摇头，寒风拂面，略有割感，一如他吟词的清亮嗓音，明明柔和婉转，却莫名地充溢寒意。

“无穷官柳，无情画舸，无根行客，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红丫头，知道这阕词的意思吗？”

红袂道：“不知道啊。”望向翠绡，她已经习惯性地想从姐姐那里直接获取答案。

翠绡果然不负她望，“傻丫头，你看看咱们这艘画舸，金碧辉煌，万中无一，江湖人一看就知道公子‘无情画舸’的身份了，要伪装谈何容易，你以为是无名小卒啊。”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任东篱瞥一眼香炉孔洞中袅袅白烟，笑道：“是什么意思，也只有父亲心里有数。没准观棋君子亦想利用咱们一回，这叫各为其主，互取所需。”

翠绡叹道：“真是世态炎凉，如今江湖中哪还有什么友情可言，难怪说士为知己者死，若是人人都能当知己、做至交，那便是死一百次一千次也不够了！”

主仆三人笑语着入得舱内，不知不觉夜色已深，画眉舫渐行渐远，宫灯华贵的光芒也逐渐隐没在一片浓密的江雾之中。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黑底金字，字迹狂放傲慢中又带有沉稳的王者之风。额匾之下，一名男子独自对着棋盘，专心致志地思索、落子，脸上一副乐在其中的享受模样。

身后一名小厮站在放置着铜盆的木架旁，双手浸在盆内液体里，良久举起，小心谨慎地擦干，拿起青犀角梳，慢条斯理地为下棋男子梳理一头曳地长发。

任东篱进来时，小厮刚为男子编好上半部分的发髻，正撩起衣摆弯膝跪在地毯上，以便梳理垂在椅座下的发丝。

见男子目不斜视地盯着棋盘，手拈黑子若有所思，任东篱淡淡一笑，放缓步伐不作打扰。

“唔……想来想去，还是放这儿吧。”悠长地呼出一口气，男子终于伸直两指，将夹在其中的黑子轻轻搁在棋盘一点上，同时收起折扇，扇柄伸进领子里挠了挠。

任东篱笑意更深。

“想不到数月未见，父亲已经能将那人形态模仿到九成九了。”

“是吗？”男子笑道，“小篱曾经是那人身边最亲近的人，既然小篱说像，那就一定像了。只是，仅余的区别在哪里呢？”

任东篱走到棋盘边，垂眸看了一眼，笑道：“区别就在于，那个人啊，是从来不用黑子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闲邪王搓了搓下巴，饶有兴致道，“棋盘如战场，黑白双色势不两立，他用白棋，那自然只有黑子才适合我这样的坏人啊。”

任东篱环视一下大厅，道：“怎样不见大哥他们？”

“唔，这次的事情，只你一人便可解决。”





闲邪王笑道，那笑容让任东篱顿生不妙预感，却还是微笑地开口：“您不妨一言。”

“呵呵，知为父者，小篱也，我儿不妨一猜？”

“这……”任东篱尴尬地耸肩，“孩儿猜不着。”

“哈哈哈哈哈。”闲邪王又落一颗黑子，这才专注于任东篱的表情，“简单，不费一兵一卒，我儿单枪匹马前往即可，绝对安全。”

“地点，以及对象？”

这次，闲邪王不再打哑谜，干脆笑道：“五侯府，掌势行云侯。”

任东篱面色霎时一凝，顿一顿缓神笑道：“具体什么事，要等去了才知道，是吧？”

“那个自然。”

“既是这样，孩儿先告退了，即日便出发前往五侯府。”

闲邪王也没有继续谈话的意图，挥挥手，目光又移至棋盘，突然“咝”了一声，“咦，刚才那颗我放哪儿了？”

背后始终沉默的小厮空出右手，轻轻指了一下盘中一点，“王爷，放在这儿了。”

“噢，真是老眼昏花，放错地方。”闲邪王毫不羞耻地拈起来，边明目张胆悔棋边对那小厮道，“眼力不错，有没有兴趣下一盘？”

“王爷开口，却之不恭。”小厮有条不紊地结着发髻，一只黑子随他话音自棋篓内腾空而起，稳稳落在棋盘那片疆土之上。

“天元开局，你很有自信啊。”闲邪王撑着下颌，笑眯眯地思索一下，以同色黑子落格。

纯净的、黑色的战火，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

“唔……”闲邪王轻轻出声，带着疑惑，“你叫什么名字？”

“回王爷，小人陆钩沉。”

闲邪王合目沉思，“陆钩沉，钩沉……嗯，真是极好的名字，唇齿轻碰，口颊余音，唉，本王一向喜欢名字响亮又值得回味的人，更佩服那个给你起了如此好名字的家伙啊。”

小厮手中工作不停，沉稳答道：“贱名蒙王爷厚爱，小人受宠若惊。”

“本王生平一大爱好就是起名字，可惜从来都起不好，所以四个儿女，只赐姓，不予名，但愿他们历经尘世风霜，能给自己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吧。呵呵，来啊，轮到你落子了，钩沉小友。”



一抹银白色的身影，沿着池畔缓缓行来。

沉思中，不知不觉来到小径尽头，侧目一望，石板台阶向山上延伸开去，沿途桂花正在飘香。

任东篱略一迟疑，便拾阶而上，踏过一地金黄的碎花，始终维持着不急不徐的悠闲速度。

这山并不高峻，不多时便抵达顶峰。一间安静小庙坐落平坦处，门旁铁架上香火寥然。

任东篱瞥一眼那三排红烛，抬起手掌，锦缎袍袖微扬，一阵凉风拂过，红烛跃出了整齐的火苗。

两扇木门随之开启，发出“吱呀”的腐朽声。

任东篱耐心等待。顷刻，一名老尼自庵内步出，施了一礼，任东篱欠身回敬，老尼道：“夫人向三公子问好，三公子近来无恙否？”

任东篱微微笑道：“一切安好，只是诸事缠身，不似母亲，每日过得清静自在。”

老尼缓缓点头，直入正题：“三公子这次所求何事？”

任东篱正要开口，顿一下后还是打消了念头，“没什么，顺道来看看。”

这样的回答似在老尼意料之中，她也不追问，只是自袖中取出一支竹签，“这是夫人交给三公子的。”

任东篱接过一看，签上写了一句话：“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字迹入眼，心头微动，任东篱收起竹签，笑着告辞：“多谢师太。”

老尼还礼，转身回到庵内，门掩上的那一刻，铁架上三排烛火也同时熄灭，徒留青烟几缕。

下了山，思绪还沉浸在那句诗的玄机中，任东篱在湖畔寻个地方坐下，静静凝视自湖心不断泛开的涟漪，心情如微波荡漾。

“咕嘟”一声，湖心绽开一朵水花，任东篱抬眼，回头，数十尺开外，红袂拿着石块，笑嘻嘻地冲他做鬼脸。

任东篱摇头浅笑，“鬼灵精，过来。”

红袂答应一声，蹦蹦跳跳地挨着主子坐下，翠绡年长几岁，对规矩看得很重，因此不敢造次，就在二人身后立了。





“公子，这次回来咱们要在府里住多久？”

“嗯，三五十日吧。”

“没说什么事吗？”翠绡问道，“关于……那个人的？”

“没。”任东篱干脆道，“不过，也有。”

“没、又有？”红袂不解，“这是什么哑谜？”

“呵呵呵呵，”任东篱大笑，看了一眼翠绡道，“父亲要我单身前往五侯府。”

翠绡一惊，“五侯府？传说中收银买命，恶名昭彰的杀人组织五侯府？王爷、王爷莫不是要请他们出山，去对付观棋君子吧？”

任东篱笑道：“这个嘛，看来是一定的了，只是用什么条件去交换，我暂时还猜不透父亲的想法。”

“不管什么条件，后果都够恐怖的！”翠绡急急道，“公子，那地方用龙潭虎穴去形容都不足为过，金银不入眼，权势如浮云，越难杀的对象，那些人对买家的要求越是匪夷所思地苛刻！”

“我知道。”

红袂惊道：“五侯府这样恐怖？里面的人莫不是生得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算得了什么恐怖，若真有哪个倒霉蛋生了，也只是给人围观而已。”翠绡不屑道，“有的人，披着人皮，骨子里却是厉鬼，不声不响地害人杀人，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红袂行走江湖阅历尚浅，对此毫无概念，于是摇了摇头，她只惧怕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任东篱笑眯眯地看她们争论，本来略有紊乱的思绪逐渐沉淀，他原先便是个说一不二的果断性格，这番稍作思量后，也就下了决心。

五侯府，传闻中律令森严的杀人组织、强盗集团，其成员居住地常年悬浮空中，从不见落地——隐匿云端、格调高雅的地狱罗刹吗？呵呵，不一样还是罪无可赦的杀人者！一句话，管他龙潭虎穴，闯了再说。

翠绡很快回过神，正色笑道：“瞧我都疏忽了重要的事，咱们在外头这么久，公子的雪个园怕是得收拾一下才能住人，奴婢先行告退了。”

任东篱笑眯眯地点点头，“有劳翠姐姐。”

红袂笑道：“打扫之类我只能帮倒忙，就留在这儿陪着公子吧。”

主仆三人分成两路各行其事。翠绡独自前往任东篱居住的“雪个园”，这庭院建在闲邪飞观深处，就是图个幽静，向来没什么人烟，这厢却险险迎面撞

上一人，所幸对方及时避开，四目相接，翠绡疑惑地开口：“你……”

那人双眼细长，眼角微微上挑，皮肤苍白，颧骨凸出，衬得鼻梁越发挺直，唇形上薄下饱满，无论是拆开来还是组合在一起看，从哪个角度看，五官都漂亮得无可挑剔，但不知为何，这张脸却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翠绡凝神打量之际，那人已反应过来，浅笑着彬彬有礼地作了一揖，“让姐姐受惊，是小人不对，姐姐请见谅。”

声音轻细，吐字缓慢，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沉意味。

有些日子没回来，闲邪王又收了新的仆童吗？翠绡思索一下，微笑道：“无妨无妨……对了，你是何人，怎会出现在雪个园？”

那人不紧不慢道：“小人陆钩沉，奉王爷之命，特来向三公子请教一局未完残棋。”

“三公子现在人不在园内。”

“啊，这可难煞小人了。”陆钩沉眼帘轻垂，唇边漾开一抹若有似无的淡笑，“王爷嘱咐速去速回，让王爷久等小人可担待不起呢。”

“这……”翠绡心知他话中有话，在闲邪飞观，闲邪王的旨意高于一切，纵使四个儿女也要以此为优先，何况底下奴仆，“那好吧，你前往净湖或者瀑布一带找寻即可。”

“小人谢过姐姐。”陆钩沉又是微微一揖，转身气定神闲地慢慢踱开去。

“好奇怪的人……”翠绡皱眉想了想，毕竟眼下有较急的事，她向来又懂得分轻重，于是是不敢怠慢，急急跨进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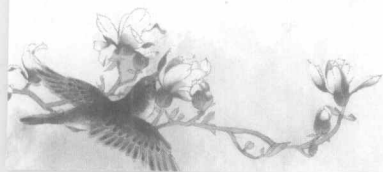


弯腰让过几株桫欂伸展的枝条，在隆隆的轰鸣声中，一匹白色飞瀑惊现面前。放眼观之，三面绝壁，一处生机，雾气缭绕深潭之上，幻化莫测，直逼头顶青空浮云。水色近处是碧，远些是蓝，最深处竟泛起幽幽墨黑。

此处，是为取舍岩。当初，闲邪王正是看中这条悬挂于绝佳地势的银龙，爱上这个蕴涵世间哲理的名称，因而依山傍水建造了闲邪飞观。

围绕深潭的是一片竹海，带着水汽的劲风回荡谷内，所过之处，碧叶漫天纷飞，伸出手去，就有数片争相落于掌心。如果说净湖是静，瀑布便有如惊雷诞生之地，气势磅礴。

潭里有突出山石，被水流磨得平整如缎，任东篱立于其上，对着面前瀑布





若有所思。

“我说竹林里的那位啊，你还要藏多久呢？”

阴郁清俊的男子缓缓踱出，步伐轻飘却看得出相当根底，姿势谦恭却毫无奴颜卑逊之色，声音低而慢，气如游丝却不间断：“小人陆钩沉……见过三公子。”

任东篱乍闻此名，脸色若有所思，红袂本来也有相同疑惑，见主子神情，更加坚定心中所想：这个陆钩沉，绝对不简单。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

陆钩沉折枝在手，就着潮湿的沙地慢吞吞画起格子，一下一下，始终维持着那缓慢的速度不曾改变。任东篱看在眼里，虽然不发只字片语，神色却越发凝重起来。

半晌，图成。陆钩沉站直身子，淡淡道：“这局棋，未知三公子有何指教？”

任东篱低头凝视，口中说：“红袂，你回雪个园等我。”

遣退侍婢，他将目光自地上抬起，直面勾图之人，露出感兴趣的神色，“棋者，以正合其势，以权制其敌。计定于内，而势成于外……陆钩沉与陆扶微，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男子淡淡答道：“回三公子，陆扶微是江湖之中成名已久的观棋君子、高在上的武林盟主，而小人，只是陆钩沉而已。”

任东篱淡淡笑道：“你不用敷衍其词，你的名字是何人所取，我清楚，你更清楚。”

“这嘛……”陆钩沉沉吟一番，有些没辙道，“看来三公子是明白人，就不知道你我二人的目的是否一样了。”

瀑布击入深潭，发出震天的滚滚惊雷声，任东篱恰好可以借此作为掩饰，道：“世人皆知陆扶微是一个人，一个能统领正道武林，给他们安全感的精神支柱，又有几个人知道观棋君子的由来，或者说，会在意他的由来呢？”

顿一顿，他缓缓道出惊世秘密，就不知陆钩沉听进去没有，“《陆扶微》原该是一本古书，作者不详，其中记录的若干秘术，在世人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可惜的是，此书只余残本，全册名称无人得知……我也是在听到你的名字后，才有所顿悟。陆扶微、陆钩沉，二者是同一个意思，你的名字就算不是那本古书的全册名称，至少也是与陆扶微相对应的另外半本残册。”

陆钩沉始终凝视任东篱，忽然唇角拧出笑纹，那是他所能展现的最大限度